

幾
番
風
雨



張金國著

幾番風雨

著作：張 金 國

發行：梨山國際獅子會

地址：台中縣梨山民族街七號

電話：（〇四五）九八九二七二號

印刷廠：宏章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中和市安樂路一四九號

電話：（〇二）九四三五七九六

九四四五七九六

發行日期民國七十一年十月二日

版權保留

翻印必究

謹以此書獻給殘障朋友共勉
獻給所有有愛心的人暨我的
父母親和關心我的人。

金國獅兄佳作問世

幾番風雨

自強不息

國際獅子會總會

國際理事張福康

敬題

Share The Vision



Of Service

金國同志

樸拙實在

陸以仁



七十

金國獅兄著作

「幾番風雨」出版紀念

自強不息

國際獅子會中華民國總會

理事長楊德祥



題

金國獅友著作幾番風雨出版紀念

風雨生信心



張啟仲



題

金國獅兄著作
幾番風雨出版紀念

越挫越勇
自刀自強

國際獅子會三〇一〇區

監督陳秋雄
題

子今國狹左與者屈而完著出版

自強不息

蔡聲發



敬題



全家福

最可懷戀的地方

被關進四堵牆一席榻、不見天日的有限空間裏，經過幾個寒暑之後，心裏想的就不再是「急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了。震驚、困惑、懷疑、憤慨、抗議、希望或絕望，都沒有結果。仍然是兩頓飯，等天黑；開了燈，睡覺等天亮。

一張報，一本書，就是生命的延續。

堅持鍛煉，斗室之內，日行萬米，就感到生命的正常存在。

因為我相信，流水不腐，戶樞不蠹。身體被禁錮了，思想却可以自由飛翔，和古人、和世界對話，飛向每一個熟識的人，飛向每一處可懷戀的地方。

因為我要活着，活着直到疑問得到解答，直到暗中在操縱我的命運的魔鬼現出原形，真理重新放出光芒。

不但要活着，而且要活得好，好到能夠戰勝生活如真空的「閑」的苦惱，能夠戰勝那用嚴酷的審問、誣陷、訛詐所造成的恐怖，戰勝那與世隔絕的與無期徒刑無異的監禁所引起的絕望；為此，我要使自己快樂，要用美麗的形象充實思想，用曾經嚮往的一切，

去溫暖凍結了的信念。

在許多可懷戀的地方中，最可懷戀的地方就是故鄉。

誰都有自己的故鄉，對故鄉都有特殊的感情。讀過魯迅寫他的故鄉和沈從文寫他的湘西故鄉，都使我感到哀哀欲絕的淒涼。然而，即使是那麼破碎的，在那個時代陰影下的故鄉，也是親切的，可愛的。

而我所懷戀的故鄉，却遠遠比他們那個時候美好得多。雖然她也帶着舊時代的烙印，帶着我兒時對於祖母和曾祖母的淒涼的回憶，但是更真實更深刻的是伴隨着新的希望，顯出生氣勃勃正在姍姍邁步的美麗形象的故鄉。因為我是在跨過一個時代之後的一九五六年又回到故鄉去的，雖然那一次時間不長，却是第一次看到故鄉的新生，用我的全身心去擁抱她，用畫筆一毫一髮的描繪她，傾注了我對偉大的却是久經苦難的祖國的無限希望和信賴。

那時堅信：一切都會好起來，只要我們——那麼多的人，把勁都使出來。我沒有任何選擇，用手，用腦，工作或創作，只要是需要，我做了，我就高興。

當時又怎能想到十幾年後，被關進與一切親人、朋友、同志隔絕的監獄，長時間的閑着兩隻手，什麼也不能做。他們就是用時間消耗來使你的頭腦也蒙上蛛絲，使思想生

銹，扭曲變態，或者身體癱瘓，或者精神崩潰分裂成爲精神病患者。我親眼看到不少就這樣報廢的國家培養出來的年輕人。

七年過去了，我的身體和精神終於沒有癱瘓。如今我又能做點什麼了。在那七年中能夠保持身心正常，主要是設法使自己享受一點快樂，而經常使自己快樂的辦法之一，就是在心中默默地描繪着我那綠色的有着黑瓦白屋的家鄉。

一九五六年，那是在秋天，江水早已由黃變綠了，一片片白雲在對岸的山間投下藍色的陰影，而一叢叢紅葉樹隱現在峽谷中。

迎着涼爽的風，（在那長年靜止的監號裏，我曾多麼嚮往吹一下江邊的風啊！）走在村邊石板小路上，一排高個兒粗壯的向日葵，一個臉兒向着你，所有的臉兒都向着你，隨風輕輕搖曳，就像鞠躬微笑着的儀仗隊。

一九六四年，我又回到故鄉，那是在春天。

富春江岸鋪滿了一片片嬌黃的油菜花，粉紅色的草籽——紫雲英，和嫩綠的秧田。到了初夏的「雙搶」時節，我跟着小隊的男男女女像過節日一樣，爭先恐後的半夜三點鐘起床，摸黑走到田裏去拔秧，笑語聲衝破了黎明。老伯伯和姑娘們尋開心，說要比賽，看哪個姑娘拔得最快，八點鐘收工到他家去吃火腿湯年糕。是真的，我住在阿根伯家裏，

一天吃三頓大米飯和兩頓點心——鹹菜春筍湯年糕。雙搶時節，家家都是一日五餐。

但是我也聽到家鄉父老向我申訴，曾經有那麼一兩年，叫做共產主義吃飯不要錢，可是家家都不許做飯，一家老小去食堂領一碗吃不飽的稀粥。屋裏一顆糧食也沒有，連鐵鍋也給搬走了。小伙子到田裏餓得扶不動犁。他們說，解放前受剝削苦，可利上滾利還能借到一口糧食，那時却連借也無處去借啊！這話使我戰慄！然而又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後來中央派的田家英同志在富陽蹲點，搞調查研究，逐漸糾正了許多政策上的錯誤，家鄉人談起田家英是懷着感激之情的，連沒有文化的老漢婦孺都知道他的名字。但願那樣害人的蠢事永遠也不要再發生了。

啊，那使我快樂有時又使我心酸的故鄉，一別十年，你又怎樣了？

當我獲得自由以後的一九七七年秋天，我又去了故鄉。雖然十年浩劫的痕迹比比皆是，但畢竟已經過去，故鄉又在向前姍姍邁步了。人們熱情地向我慰問，但是不願再多談他們那裏派別武鬥一類的蠢事，似乎寧願它沒有發生。

江上的白帆仍然緩緩地在青綠的山巒背景上移動，而更多的是蘄新的翠藍色的小火輪，拖着十幾艘一列長長的運輸船，激起向岸邊散開的波浪。那上面裝載着多少雙勞動的手從富春江底掏出的沙石，由於它們不像接近海洋的河流中的沙含有鹽份，對金屬不

會腐蝕，因而成爲許多基本建設工程中所需要的東西。

我沒有更多的時間去嘆息那些本不該發生的蠢事。我只是慶幸江山依舊，故鄉的兒女仍然會把最好的一切奉獻給偉大的又一次經受了災難的祖國。她使我又一次堅信：一切都會好起來，只要我們——那麼多的人，能夠把勁都使出來。

一九八〇年一月，北京。

我的故鄉

我的故鄉離杭州約四十公里，在富春江邊上，叫做富陽。我最後一次回去是在抗日戰爭之後，還是滿目瘡傷。那一次我只是將父親的血衣送去，——富陽的父老們爲了紀念他，在鶴山之麓建了一個血衣塚——匆匆的便向它告別了。

我記憶中的故鄉還是我幼年時候的故鄉。

最近我有二十天進修旅行的假期，我要最好的利用它。數過了黃山、雁蕩、天目、……之後，我挑選了富陽。

魯迅先生在他寫的《故鄉》裏說，故鄉淒涼得幾乎使他不認識了，他記憶中的故鄉要好得多。在那些年代裏，還有不少人寫過他們的故鄉，給人的感覺都是和淒涼分不開的。解放以後這幾年故鄉變成什麼樣兒了？我一想去看看，還有什麼比這個更幸福——看見自己的故鄉和「淒涼」永遠告別了！

這二十天中，除了舟車輾轉，秋雨綿綿，剩下的工作時間不多，也沒有能再深入下鄉。這裏不過是從我所接觸到的各方面的第一個印象得來的一些畫和筆記，風景、生活

和見聞。

第一個感覺

家鄉是綠色的。而家呢，是白屋黑瓦。

一看見這些黑瓦的白房子，從心裏就舒服。

公路從杭州先是沿着富春江岸走，後來就穿行在重疊曲折的山嶺間。連成大片的稻田，綠色的山谷。晚稻還沒有變黃，樹葉兒還沒有變紅，盛夏已經過去，故鄉的秋天還沒有來。

不管是夏天或是秋天，房子總是白的，瓦頂總是黑的。那當初一定是爲了容易給旅人辨認，老遠老遠就看見了，像一堆雲托出月亮似的，一叢樹簇擁着幾間房子，一片綠托出一點白和黑，那就是家鄉的標誌。

是誰家正飄出炊烟，啊，我聞見好久沒有聞見過的家鄉特有的燒柴的烟火味兒了！

向日葵

東風兒飄飄，